

文字訓詁叢稿

單周堯著

文叢



說文解字第一

義證第一



曲阜桂馥學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

皆從一

於悉

周易天一地二複案本書二從偶一地之數然則一者天之數也繫辭傳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貞夫一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一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萬物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阮籍通老論道者法自然而為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王弼注老子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鬼谷子外篇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莊子天地篇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陽冠子環流篇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

《說文解字義證》咸豐二年刻本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單周堯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字訓詁叢稿

文叢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字訓詁叢稿 / 單周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民 89
面: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426)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278-1 (平裝)

1. 訓詁 - 論文, 講詞等

802.107

89003065

文史哲學集成 (426)

文字訓詁叢稿

著 者：單 周 堯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278-1

序

香港大學單周堯教授多年精治文字之學，著作甚豐，多次出席有關學術會議，深受推重。現在他將近時論文彙輯成集，以《文字訓詁叢稿》為題付梓，必會得到海內外學者歡迎。

中國文字淵源古遠，文字之學發軔也非常早。《周禮》載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其一就是六書。《漢書·藝文志》云，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敘》及鄭玄《周禮注》引鄭眾說，於六書名目略有不同，其間蟬嫣承續，顯明可見。據此，《說文》一書雖成於東漢，學脈則來自先秦，號為小學之祖，當之無愧。

清代漢學極盛，《說文》學亦如日中天。如單周堯先生本書所述，段玉裁之《注》，桂馥之《義證》，嚴可均之《校議》，朱駿聲之《通訓定聲》，王筠之《釋例》，皆卓然名家，以《說文》的多角度、多層次研究為中心，形成了傳

統文字學的主線。到民國初，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採書多達一百八十餘種，一千多卷，仍有未盡，以致再有《補遺》之作。這門學問的闡富，於此可見。

傳統文字學當然難免有其局限，但仍是文字之學發展中不可掠過的。孟森先生一九二六年寫《讀說文解字詁林》，指出“《解字》一書，雖經清代諸儒之手，猶祇能解以前之滯義，未足盡以後之新知。新知之綱領，非求之於《解字》，無從得提挈之要，然則開來之用必且大於繼往”，實是公允的評價。

文字學新境界的開闢，端賴於地下古文字的發現。清中葉以降，殷周金文出現日眾，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已令學者耳目一新。及至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為王懿榮鑒定，嗣後興起的羅王之學，標誌着文字之學步入新的時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奠立後，古文字材料大量出土，日新月異，更是前人夢想不及的。

以出土材料為主要依據的文字研究，開始曾受墨守傳統的一批學者排斥，以為旁門小

道，但是這一正確的研究途徑，在許多學者努力下，終得發揚光大，做出十分重大的貢獻，有將傳統文字學取代之勢。不過，在學術的前進中也有一種偏向，有些專攻甲骨金文的學人，對文字學歷代積累的成果置之不顧，甚或束書不觀，望文生義，所說自難有中肯之處。

因此，要使中國文字學切實發展，有必要使新出古文字的研究與傳統文字學，特別是《說文》學知識進一步融會結合起來。有一種流行說法，把傳統的研究稱做“文字學”，以出土古文字為主的研究稱做“古文字學”，失之割裂，似不足取。文字之學貴在通貫，不僅要說明一字形音義演變的源流，還須介紹歷代學者的見解。傳統《說文》學的優長，正有不少值得大家學習借鏡，在研究出土古文字時尤不能缺少。

單周堯先生治文字學，於《說文》學與地下古文字兼重，有印證之功，無偏廢之弊，這由《文字訓詁叢稿》書中諸篇，很容易看到。竊以為這一點，其方法論的意義，不下於文內蘊含的許多創見。近聞他有鑒於戰國文字上承

文字訓詁叢稿

目錄

李學勤教授序	i
讀王筠《說文釋例·同部重文篇》札記	1
《說文釋例》有關籀文、或體、俗體諸篇之研究	82
多體形聲字窺管	119
清代“說文家”通假說駁詮	177
章炳麟《小學答問·序》評朱駿聲語管窺	222
高本漢修訂本《漢文典》管窺	232
《漢語大字典》古文字釋義辨正	262
後記	279

讀王筠

《說文釋例·同部重文篇》札記

第一節

王筠（1784-1854）字貫山，號菴友，山東安邱人。博涉經史，尤深《說文》之學，著有《說文繫傳校錄》、《說文釋例》、《文字蒙求》、《說文句讀》，均能闡發許義，嘉惠後學。

王氏《說文釋例》一書，著於道光丁酉年（1837）。其作是書也，蓋欲獨闢蹊徑，補段玉裁（1735-1815）、桂馥（1733-1802）之不足。夫清代許學，以段、桂爲最著。段氏深於經術，長於音理，其注許氏之書也，積三十年之力，詳稽博辨，鉤玄探賾，惟勇於自信，故或流於專斷。桂氏著《說文解字義證》，則以群書印證許說，專事臚列，不下己意，惟縷悉條貫，學者自能觸類會通。王筠生段、桂之後，欲別樹一幟，乃有《說文釋例》之作。

蓋《段注》限於體制，故於許書之例，未能盡發無遺，且其書卷帙浩繁，所發許例，又散見於全書，非若分章立節、提綱挈領者之能一目了然也。桂馥、嚴可均（1762-1843）諸家，於許書義例，亦有所發明。惟就《說文》而通釋其例者，則無出王氏《說文釋例》之右。張穆《說文解字句讀·序》，謂王氏生平精詣所萃，在《說文釋例》一書，標舉郵啜、扶翼表襮之功，視段、桂爲偉。潘祖蔭（1830-1890）《說文釋例·書後》，亦謂王氏之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通證明，能啓涖長未傳奧旨。于鬯（1854-1910）《讀王氏〈說文釋例〉》，則引潘氏之言，並加己見，其言曰：

《說文》自嚴氏《校議》、段氏《注》、桂氏《義證》之後，發明多矣……安邱王氏生三家後，成《說文釋例》、《句讀》兩書，於舊說之是者取之，非者辯之，又多心得，宜其傑出於三家之上……吳縣潘氏謂其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通證明，能起涖長未傳奧旨。余讀其書，竊嘆爲知言；而心尤折服者，莫如同部、異部重文二例，所舉各若干字，皆確不可易……蓋此兩篇實

爲至精至確，鑄成鐵案。¹

觀諸家於王氏《說文釋例》一書，多所稱許。而于鬯於王書《同部重文》、《異部重文》二篇，更推崇備至，惜未能探賾鉤深。余撰是篇，於研治王書《同部重文篇》者，當或有所助焉；至若《異部重文篇》，則將另文論之。

第二節

王筠《說文釋例》卷 6 論《說文》之同部重文，以爲許慎恐竹帛迻謄，易滋魚亥，故即同音同義之字，不盡使之類聚，其類聚者有三種：

（一）無部可入之字---如云、𠂔二字，不入雲部，即無復可隸之部。

（二）偏旁相同之字---如祺之籀文禕，祀之或體禕，仍從示義，不得入它部。

¹ 張穆說見《說文解字詁林》（臺北：商務，1970 年 1 月台 3 版）前編上頁 37a。潘祖蔭說見《說文釋例·書後》頁 1b。于鬯說見《說文解字詁林》前編上頁 41b-42a。

（三）聲義不合之字---如𣎵之古文𣎵，雖從囧從未，兩體明白，而不可入此兩部，故附之𣎵下。

王氏認為非此三者，不應類聚，其類聚者，蓋出後人妄爲逐併²。王氏以《玉篇》作參考，凡《玉篇》異部而《說文》同部者，王氏以爲《玉篇》仍許書之舊，而今本《說文》則爲後人所改。如玉部瑱之或體𣎵，*《玉篇》*在耳部；玩之或體𣎵，*《玉篇》*在貝部。王氏以爲原本*《說文》*𣎵當在耳部，𣎵當在貝部，後人改置於玉部瑱、玩下耳。王氏之說本於*《文選·嘯賦·李善注》*，王氏云：

嘯之籀文𣎵，*《玉篇》*在欠部，*《說文》*欠部又有之，大徐率以部分前後，定欠部爲重出，段氏又強生謬說，何其草率也！*《文選·嘯賦·李注》*曰：“籀文爲𣎵，在欠部。”唐初所有字書，不過*《說文》*、*《字林》*，李氏云然，恐人檢之口部不得也。*《說文》*蓋經何人逐併，而欠部未刪，故重出。余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本由此悟入也。³

² 見*《說文釋例》*（同治4年1865王彥侗刻本）卷6頁1a-1b。

³ 同上，頁5a-5b。

案《說文解字》卷 2 上口部：

嘯，吹聲也。从口，肅聲。𩇛，籀文嘯从欠。

4

又卷 8 下欠部：

𩇛，吟也。從欠，肅聲。《詩》曰：“其𩇛也譟。”⁵

徐鉉（917-992）曰：

口部有此籀文嘯字，此重出。⁶

《文選·嘯賦·李善注》：

鄭玄《毛詩·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也。”
籀文爲𩇛，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

⁴ 《說文解字詁林》，卷 2 上，頁 598a。

⁵ 同上，卷 8 下，頁 3879a。

⁶ 同上。

歌。”⁷

沈濤《說文古本考》：

《文選·嘯賦·注》：“籀文爲歎，在欠部。”
似古文口部無重文。⁸

王國維（1877-1927）《史籀篇疏證》：

《說文解字》口部：“嘯，吹聲也。从口，肅聲。歎，籀文歎从欠。”又欠部：“歎，吟也。从欠，肅聲。《詩》曰：‘其歎也歌’。”是籀文、篆文均有歎字。案今《詩·召南》“其嘯也歌”作“嘯”，从口，與“歌”爲類，《箋》云：“蹙口而作聲”，即許慎所謂“吹聲”也。《王風》“條其歎矣”作歎，从欠，與嘆、泣爲類，即許所謂“吟”（口部：“吟，呻也。”——原注）也。於“歎”下反引《詩》“其歎也歌”，蓋出誤憶，或誤筆也。《史篇》假歎爲嘯，故於嘯下重籀

⁷ 《文選》（北京：中華，1977年11月）頁262。

⁸ 《說文解字詁林》，卷2上，頁598a。

文歎。若篆文則嘯爲吹聲，歎爲呻吟，二字異義，故於欠部復出歎字也。⁹

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

《詩》曰：“其歎也謠”，按《江有汜》毛本作嘯、歌。《中谷有蓷》：“條其歎矣”，《白華》：“歎歌傷懷”，《釋文》皆云：“本作嘯。”是嘯、歎同字，欠部重出，當刪。¹⁰

馬敘倫（1884-1970）《說文解字六書疏證》：

倫按嘯、歎必是一字。《詩·中谷有蓷》：“條其歎矣。”《釋文》：“歎，籀文嘯字，本又作嘯。”使口部無此籀文，陸何據而言此籀文嘯字乎？李亦謂籀文爲歎，豈李、陸皆據僅存之《籀篇》爲言邪？然二人引書，實未嘗一及《籀篇》也。是陸實據本書，然李謂在欠部，則是口部無此歎字，顧又何據

⁹ 《說文解字詁林》，卷2上，頁599a。

¹⁰ 同上，卷8下，頁3879b。

而知爲籀文乎？蓋陸、李所見許書不同本，陸見本欠部無𩇛，李見本口部無𩇛，其實許書原無𩇛字，呂忱及見建武亡餘之《籀篇》，乃以《籀篇》中歌嘯字作𩇛，故據增於口部爲嘯之重文，即陸所見本也。李見本則校者以𩇛字由口部迻此者也，而李知爲籀文，或本有“籀文嘯”三字，如“籀文大”之例；或即據陸說，意以證𩇛之即嘯也。陸之行輩稍前於陸（堯案：此陸字當爲李字之誤），陸書唐初已行，故成玄瑛作《老子義疏》已引之，李自得據之也。唯李據陸言𩇛爲籀文嘯字，而所見許書字在欠部，故申言之曰在欠部。¹¹

據以上諸家所論，可見《文選·嘯賦·李善注》謂嘯之籀文𩇛在欠部之言，實不足以證明《說文》同部重文本在異部之說，故許瀚甚不取此篇。¹²王氏又云：

¹¹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5月第1版）卷16頁52-53。

¹² 見《說文釋例》卷6頁55a。

𠂔部嚴之古文𠂔，《玉篇》同，不入品部，可知它重文之入別部者，蓋許君本然，非顧氏立異。¹³

𠂔部嚴之古文𠂔，《玉篇》同，不入品部，本可證《說文》本有同部重文，不必在異部，王氏因有成見，反謂“可知它重文之入別部者，蓋許君本然”，是故許瀚曰：“此恐持之太過。”¹⁴

又《玉篇》以重文入它部者，多廁於後收字中，王氏嘗以此起疑，王氏曰：

《玉篇》以重文入它部，率廁諸後收字中，偶有在前者，必注其下曰：“不在後收字中”，然其爲數殊寥寥也。余又不能無疑焉。夫使許君本收於兩部，而後人合併之……顧氏尙當見未合併之本，則其序之也，應與同義之字類聚，而何以多廁後收中邪？將無許君本收于同部，顧氏因偏旁不同，乃離析之，以便人檢閱邪？又何以偏旁畫一者，顧氏亦

¹³ 《說文釋例》卷 6 頁 6b。

¹⁴ 同上。

如《說文》同部邪？世之君子，必有能知其故者，姑獻其疑以俟焉。¹⁵

《玉篇》重文入它部者多廁後收字中，足證《說文》本收於同部，後人離析之耳，非如王筠所謂《說文》本異部，後人合併之也。許瀚曰：

必無後人合併之事，《玉篇》之離析，尙恐不盡由顧氏也。¹⁶

其言是也。蓋《說文》於一字而有數義數音者，說解中多兼釋之，則一字而有數形者，當亦兼收。是故同部重文，當爲《說文》正例；異部重文，則爲變例。觀《說文》每部之後，既曰文若干，又曰重若干，是許慎作書時，即以重文列之同部，可無疑矣！¹⁷王筠竟謂同部重文本在異部，立論純任主觀，單文孤證，實不足取，而于鬯竟爲之心折，以爲至精至確，不亦可異也哉！

¹⁵ 《說文釋例》卷6頁54b-55a。

¹⁶ 同上，頁54b。

¹⁷ 參陳晉《說文研究法》（上海：商務，1934）頁87。